春秋讞

一

其為君之節也如閔公即位八歲襄公即位四歲安能待其朝而受命乎以命為服亦非是說已見公羊

齊師遷紀郱鄑郕

紀國也郱鄑郕國也或曰遷紀於郱鄑郕郱鄑蓋紀之三邑說已見公羊

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
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
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於餘丘國也說已見公羊內有為公為辭者矣未
有為公子為辭者也且伐邑亦必以其國之故如
伐邾取須句之類未必伐邾而後取須句蓋取須
句所以伐邾也故辭繫之於邾亦安有不因其國而
直伐其邑哉其曰君在者亦竊取公羊之說而附

之者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

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溺不稱公子其義與無駭同且後言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亦公與仇讎伐同姓也雖不應伐尚不沒公以見貶今衛若有罪何為不得會齊而伐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伯姬所以書葬者義在齊侯葬之非經隱其失國而書也

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子突猶言宋子哀稱子突則字矣非名也何休之言是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於衛

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傳不辨入納之義其失與公羊同故以不言伐衛納朔起問此不足問者也傳始以莒人入向為入

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既言惡事不致是諱之也復謂見惡之成而致則致不致將孰辨乎此亦知其不可通而妄為之辭者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

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非遜也善其不爭郤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非也說已見前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非也說已見前無知非大夫也不得用大夫例公

羊曰討賊之辭也

問其意本謂秦獲晉侯不名謂中國不諱獲故見獲而不言名外域諱獲故見名而不言獲然不知名實重於不名以歸實重於獲又何足以為中國諱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國而言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紀季以鄰入於齊此屬之以為附庸是乃國也安

得言邑哉謂得其所故言歸亦妄也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

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此說無據蓋特以書人為衆辭而妄意云爾諸侯舉人以見疑可也齊侯何為而亦人乎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非也說已見後

冬公會齊侯盟於柯

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曹劌事無實說已見公羊穀梁於北杏本言疑小

先君之大夫而俠言弗大夫哉殺公子與殺大夫例異殺大夫而言公子者公子而不言大夫者公子而未為大夫者也非大夫不得以名氏見經殺公子則見者猶殺世子母弟目君之意所以重親親之恩也故殺庶姓非大夫不書殺公子雖非大夫亦書蓋有大夫公子以為別則不嫌非大夫而子氏也此非經通例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其說雖是而不

也據左氏乃公與齊小白自是服楚屈完來盟於師遂為召陵之盟則安得為惡之哉緊而論之殆不勝舉傳但見三者不齊故強為說以別之意在時往時致者為正也不知或時而見月或月而見時者史或失其月於前或失其月於後經據實而書無所加損若月而見月者前後月適兩得之也時而見時者前後月適兩失之也亦安能必時往時致為正且以往危故月而致時若先書春正月往

而致在時中可復書春致乎致危故時而致月若
先書春往而致在正月可復書正月致乎惡之故
往月致月若先書正月往而致在月中可再書正
月致乎雖使穀梁自分解亦無辭矣

荆人來聘

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荆楚稱人說已見公羊據傳例州不如國誠欲進
之何不稱楚而稱荆乎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
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二麾陳三鼓三兵大夫
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非也說已見前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其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非也說已見公羊

二十有六年

曹殺其大夫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非也說已見公羊

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
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國無三年之畜至於無麥禾譏莊公也冢宰以歲
杪制國用而知其有無無麥禾而後告糴譏臧孫
辰也故不言如以臧孫辰專行為文非內諱也
二十有九年
秋有蜚
一有一亡曰有

孟任之子不得為正度傳意蓋亦不見其事而誤
謂子般為嫡故以為當書日者也

公子慶父如齊

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
如深也

子般之死魯人未知為慶父所弒故慶父得以如
齊而請立閔公實非奔也可為諱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穀梁傳讞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閔公

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盟納季孚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冬齊仲孫來

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二年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非也說已見隱公　閔公以八月薨九月而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則夫人與慶父弒閔公之罪

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此言之過與公羊同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國而已此周之所以王也今謂江黃為遠國不期而至以為諸侯皆來則五服之內無有不朝齊者小白當愈於武王經何以無異文以見哉

三年

也雖中有他事而非其始告之意則亦不致會而
告會此固一事也若會而盟告會不告盟會本以
盟亦一事也至離盟離會則以地致離盟則非會
自不得言會離會非衆會之辭故亦不言會若會
而伐會而圍會而救各以其事致此所謂始告而
出者其所重在事不在會也如僖六年伐鄭之役
後事救許而以伐鄭致之類非以前事致也救許
遂事始出而告者不以伐鄭致也襄十一年

伐鄭之役後會蕭魚而以會致之類非以後事致也蕭魚鄭服始告而出者不以伐鄭在服鄭也今會而侵蔡遂伐楚而以伐楚致者伐楚離為遂事蓋文連侵蔡而始告者亦志在服楚初則侵蔡以逼之繼則次陘以伐之伐而請盟然後服楚若以會致則始告者不以侵蔡若以盟致則經無致盟故以伐楚致之此皆史載其實經不得不為異文而傳妄為致前事後事之論既不能齊乃復以小

大為說以救之不知所謂小大者實事之小大耶抑
以美惡為小大耶若謂侵蔡為小伐楚為大故致伐
楚是事之小大也然柯陵之伐則以為不周乎鄭而
致會蕭魚之會則以為得鄭伯而不致伐是乃以美
惡為小大也其說蓋又不能齊終何以取信哉

五年

冬晉人執虞公

執不言所於地緘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

非也說已見前

七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

衣裳之會也

傳言齊侯衣裳之會十有一何獨於寧毋挈之此

與陽穀之失同

八年春

鄭伯乞盟

外之弗夫人而見正馬
傳以秦人來歸成風之禘為外之弗夫人以見正
則所謂立妾者成風也是矣然不得以不書氏姓
為非夫人蓋貶夫人則可去氏姓此貶妾也義在
致為夫人不在氏姓自不必以氏姓見若信用致
夫人風氏則風氏業已夫人矣何用見其不宜致
乎

九年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

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傳既為桓盟不日之例知其不可通故至是不得不復為之說以救之且前言同盟皆曰同尊周同尊周與明天子之禁孰為輕重而同盟何為不日

子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

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未踰年之君未成其為君自當繫之父稱子若內

書子卒是也此不可曰里克殺子奚齊嫌於里克

之子故以君之子別之何以知奚齊為國人不子

哉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非也此亦不知諸侯不序之例爾

二十年

五月乙巳西宮災

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譏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宮也

公羊言諸侯三宮者是也襄九年穆姜薨于東宮

此譏作主緩傳以壞廟言之固非矣禮雖練而易主然猶未壞廟壞廟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於廟然後壞其毀之廟以次遷於練言之亦非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或時或月或日初無定何以

知日之為公與盟乎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此春秋之義也

經書大事書有事禴祠烝嘗也嘗不得

何以不舉官而令方舉之乎何休難之是矣且曰其大夫則是有君之辭矣無君而舉官此亦無當於理鄭康成强以無君德解之尤非是傳例以國殺為殺無罪人殺為殺有罪今以人殺是有罪矣何以罪人君之無德而凡以國殺者反不舉官固非傳意據左氏此乃襄夫人殺襄公之孫司馬公子邛死司城蕩意諸奔非昭公之為亦不得罪其君二說皆不足據此蓋不知宋二王後備六卿得與王太宰以官見也

十有二年春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子者令公之女也說已見公羊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極稱之志不敬也

非也說見公羊大室壞公羊以為魯公廟曰世室者案明堂位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周存文武二祧不毀魯以得賜天子之禮故亦欲存伯禽武公廟世不毀遂稱世室此魯之僭禮而明堂位載之今經曰大室則非世室也太者始祖之稱也太室當為太廟之室謂其在中而藏主者洛誥王在新邑烝祭入太室祼此

其証也杜預獨無之穀梁言大室猶世室遂以伯禽為大室益可見其附會矣 案此從程端學辨疑本錄入查公羊有榮

獻事同而文不同

十有四年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夏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

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
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晉以覇主納君而捷菑晉女嫁為邾夫
人則捷菑為正固自可知矣若為媵則其為不正
亦可見今傳謂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則是晉女
非夫人而捷菑嫡矣豈有前不知而至城
下然後知之者乎此蓋不知郤克書人之義但見
後書貜且卒蒙日食上文見日殭以其例推之以

究事之實也

宋子哀來奔

其曰子哀失之也

傳固知名不如字矣豈不知子哀為字乎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同罪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十有五年春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非也說已見前益之以氏而不名者正其非君命而擅盟也故不言使著其黨襄夫人而殺諸大夫也故不言名是欲為楚屈完而不得故以附於齊仲孫云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命矣齊得內辭也

據左氏公有疾使行父會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文自應云弗及盟傳蓋見言公弗遇故以弗為內辭云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周官大史班告朔于邦國禮諸侯皮弁聽朔于大祖廟云受于禰廟非此義也

毀泉臺

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矣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